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十五辑)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十四辑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历史系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6
ISBN 7-307-02202-8

- I. 魏…
I. 武…
II. ①古代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②古代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IV. K235.07 K241.07 K242.07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琅琊山)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75
字数:330千字 印数:1—1200
ISBN 7-307-02202-8/K.193 定价:18.00元

目 录

曹魏中军溯源	黄惠贤 (1)
落后于时代的用人观念——刘表之悲剧原因探	王大胜 (11)
读史札记二则	陈金凤 (16)
谯国桓氏与淝水之战	杨德炳 (21)
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	牟发松 (30)
北朝鲜卑族人名的汉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一	何德章 (39)
北魏的兵制与社会——从“兵民分离”到“民军分籍”	佐川英治 (48)
《〈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一文献疑	何德章 (59)
长乐冯氏与元魏宗室婚姻关系考——以墓志为中心	鲁才全 (68)
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	朱 雷 (80)
关于唐初乔师望守安西都护的时间问题	陈国灿 (86)
唐代科举制度中贡举类特殊科目及其考试	卢开万 (89)
唐代前期的岢岚镇与岢岚军 ——读敦煌所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札记之一	冻国栋 (100)
有关高力士和广东冯氏旧贯、世系的几点补证	黄惠贤 (108)
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 (784) 〈孔目司帖〉》管见	冻国栋 (120)
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迁转	石云涛 (140)
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 (三)	陈国灿 (153)
标点本《唐大诏令集》纠谬	雷绍锋 (167)
《唐两京城坊考》校补拾遗	程存洁 (176)
《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导言	张琳译 牟发松校改 (182)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的重构——序说	(日本)中村哲 牟发松译 (199)

曹魏中军溯源

黄惠贤

曹魏的军队有两大部分：一是由中央直接组织、领导、指挥的中央军；一是地方军，也称之为“州郡兵”。中央军中有一部分长期出征并屯驻全国各重镇，如长安、邺、许昌、寿春等地，称为“外军”；一部分基本上屯驻京师，负担宿卫宫廷、拱卫京师，称之为“内军”或“中军”。

关于曹魏中军的情况，早在解放前何兹全先生就已撰《魏晋的中军》（载《史语所集刊》第十七本，后收入《读史集》）进行过专题论述，这里仅在何先生论述的基础上，作些零星的补充和说明。

一、《宋志》、《晋志》中所谈的曹魏中军

关于曹魏中军，《宋书》卷40《百官志》下，有以下记载：

……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

……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司马、长史。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

骁骑将军，……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卫将军，主禁旅，如今二卫，非其任也。晋世不常置。……

和《晋书》卷24《职官志》逐条进行比较，《晋志》多沿袭《宋志》，但也有增补或节略之处。

(一) “领军”条：

《宋志》“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

《晋志》“汉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

《晋志》指出：领军设置的具体时间，即“汉建安四年”(199)；魏武此时为司空，“相府”

误。又说曹操“拔汉中”时，曾“以曹休为中领军”。按《三国志》卷9《曹休传》：“太祖拔汉中，诸军还长安，拜休中领军。”《晋志》当据此增补。《通鉴》系此事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又

《宋志》：“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

《晋志》：“文帝践阼，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

曹丕即魏王位，在汉献帝延康元年（220）三月；“践阼”在十月；两者时间不同。按《曹休传》，“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宋志》为是。

（二）“护军”条，《晋志》全录《宋志》。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魏中护军”条有考证；其内容有两点：一是据《三国志·夏侯惇附韩浩传》注引《世语》和《魏略》，考定曹魏中护军确为“主武官选”；二是搜罗纪传，按时间顺序列出建安以至魏末曾任护军、中护军、护军将军者15人，为我们研究建安以至曹魏护军将兵制提供了系统的线索。按“置司马、长史”，《惇传》注引《魏书》为“置长史、司马”，《宋志》、《晋志》倒误；“主武官选”，出自《玄传》注引《世语》及《魏略》，涉及蒋济、夏侯玄、司马师为中护军，时在明帝太和（227—232）、齐王芳正始（240—249）中。据《世语》称，玄“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魏略》云：“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可能所主选之武官，为牙门、百人督一类中下级军官。

（三）“骁骑将军”条，《晋志》杂乱。骁骑与游击并提，“魏置为中军”；而游击在魏“为中军”，并无根据。《宋志》将骁骑与游击分述，指出骁骑“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而《晋志》略而不载。

（四）“武卫将军”条，《晋志》不及武卫将军。据何兹全先生考订，《宋志》文字有讹误：“改为卫将军”，应为“改为武卫将军”之缺误：“如今二卫，非其任也”，应为“如今二卫，即其任也”^①。何证为是。

从上述《宋志》、《晋志》记载，曹魏中军（内军）系统，可表列于次。

领军	（中领军、领军将军）、领营，又统	五校	屯骑校尉	领营
			步兵校尉	领营
			越骑校尉	领营
			长水校尉	领营
			射声校尉	领营
			中垒将军，领营	
			武卫将军，领营	
	护军，领营，主武官选举（中护军、护军将军）			
	骁骑将军，领营，高功得居之			

曹魏中军系统是否确如上表？下面将进一步论证。

二、高平陵之变中，曹魏首都洛阳城内之中军

高平陵之变，发生在齐王芳正始十年（249）正月。《通鉴》卷75“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即正始十年，249）正月”条，有综合记载，现将有关中军叙述者，摘要录下：

春正月甲午，帝谒高平陵，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彥皆从。太傅（司马）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曰：“……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俟就第，……”……（桓）范至，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爽疑未决。……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

首先，《通鉴》提到曹爽的大将军营，曹羲的中领军本营和别营，曹训是武卫将军；还提到司马懿的措施“罢爽、羲、训吏兵”，罢其“吏兵”，即免除爽、羲、训统领兵营的职权。说明大将军、中领军、武卫将军，都是掌握重兵的实权职务。司马懿搞政变，除关城门、据武库、屯浮桥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派遣“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派遣“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爽营”。其次，《通鉴》载大司农桓范曾劝爽兄弟“发四方兵以自辅”，这是因为曹爽有此权力。曹爽是大司马曹真长子，景初三年（239）正月，“帝寝疾，乃引武卫将军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后又以“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自然有权“发四方兵以自辅。”其三，司马懿指责爽“破坏诸营，尽据禁兵”（卷9《爽传》），何兹全先生引《晋书》卷1《宣帝纪》载正始“六年（245）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懿“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认为司马懿的斥责即指此事。极是。因此，原中领军所属，除中垒之外，还有中坚。中坚将军也有本营，任宿卫。爽毁中垒、中坚营，把兵士合并入中领军本营，本营扩大，所属不只有五校、武卫等营了。其四《通鉴》提到爽亲弟训为武卫将军；司马懿夺中军权包括武卫将军训之吏兵；《爽传》明帝景初二年（238）爽已任武卫将军，次年即由武卫将军擢大将军；而以亲弟训为武卫将军；洪饴孙也注意到《三国志》卷4《少帝齐王芳纪》嘉平六年（254）九月群臣上永宁宫奏中，中军诸将署名先后。按注引《魏书》，在中护军司马望之后为：

1. 武卫将军 曹演
2. 中坚将军 郭德
3. 中垒将军 荀廙
4. 屯骑校尉 武陔
5. 步兵校尉 郭建
6. 射声校尉 甄温

7. 越骑校尉 曹初

8. 长水校尉 徐超

因此，在中领军所属诸军中，武卫将军营兵力最强、地位最高，是宿卫军中的主力，是掌握京师军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宋志》说，武卫将军，曹魏时“主禁旅，如今（刘宋）二卫（左卫、右卫将军），（非）即其任也”。

《通鉴》在综述高平陵之变时，存在疏漏，特别是在司马懿的军事实力和部署方面。首先，司马懿仍拥有部分军权。当司马懿与曹爽授命辅政时，除太尉外，据《宣帝纪》其头衔还有“待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通鉴》卷74“魏明帝景初三年（239）正月”条：“爽、懿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齐王芳纪》景初三年（239）二月丁丑诏有云：“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曹爽传》也说：“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据此推测，懿至多免除“录尚书事”，而军权仍有相当部分在握。因而，懿得以挟持太后，得以“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并且任命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其次，《通鉴》叙述不及中护军。据《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玄既迁，司马景王（师）代玄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按夏侯玄由中护军，“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据《齐正芳纪》“骆谷之役”在正始五年（244）三月，司马师代玄为中护军，即此时（洪饴孙作“嘉平初”，《通鉴》概述于正始九年未，均失之于略）。还应指出，本来护军“隶领军”，而《魏略》不仅不及此，却称“总统诸将”，似此时司马氏不仅控有护军，且有扩大其权力之趋势。而此举则在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使弟中领军羲统其兵之前一年有余。说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军权已经先走一步。迨至高平陵之变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是早已准备就绪，仅仅等待时机出击而已。其三，司马氏之私兵。《晋书》卷2《景帝纪》载：“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密策，独与帝潜划。……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看来，司马师豢养的私兵3000，较其中护军营实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三点，尤其是后面两点，《通鉴》未曾涉及，不能不是疏漏。

高平陵之变，是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和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氏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决战，也是军事实力的较量。通过这次事变，反映出正始十年（249）初中军的概况如下：

大将军曹爽本营（3000人左右）；

中领军曹羲本营（包括中坚、中垒营在内，兵力不详，除城内本营外，“阙南”有别营）；

左卫将军曹训，统本营兵（兵力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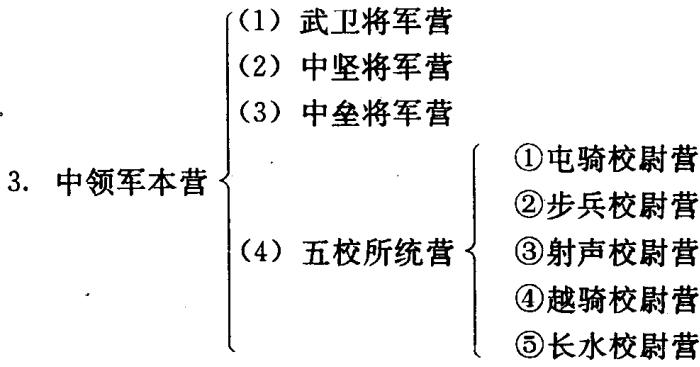
太傅司马懿本营（3000人左右）；

中护军司马师本营（兵力似不强），另有私兵3000人。

推测此一时期中军之常制：

1. 大将军本营；

2. 太傅本营；



4. 中护军本营。

除大将军、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又统本营外，实力最强的是中领军本营；其所属武卫、中坚、中垒及五校尉营中，又以武卫将军营至为重要，其次则是中坚、中垒将军营。《宋志》不及中坚营，《晋志》更忽略武卫营，当属在史实上的严重缺漏。

三、延康元年（220）十月《魏公卿上尊号奏》中之洛阳魏中军

《魏公卿上尊号表》，前有诸公卿将军名单，现据《隶释》卷19所载，按顺序录中军诸将名于下：

中领军、中阳乡侯臣楙	
中护军	臣陟
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	
长水校尉、关内侯臣凌	
步兵校尉、关内侯臣福	
射声校尉、关内侯臣质	
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褚	

据王昶《金石萃编》释：“‘臣褚’即许褚，有传；‘臣凌’即戴陵，见《文帝纪》（陵当依碑作凌）；‘臣楙’，疑即夏侯楙，惇之子，附惇传；‘臣祖’，疑即郭祖，见《吕虔传》；‘臣福’，疑即任福，见《文帝纪》；‘臣质’，或以为吴质，考《王粲传》注太子与质书云：‘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棲迟下仕，’则此关内侯非吴质也。以及‘臣陟’……并当阙疑，以俟博考。”

此处我们对中领、中护及屯骑等四校尉，暂时不论，仅就“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许褚，进行一点探讨。《三国志》卷18《魏书·许褚传》：

字仲康，谯国谯人也。……勇力绝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从征张绣，……迁校尉。从讨袁绍于官渡。……击杀（常从士徐）他等。太祖益亲信之，出入同行，不离左右。从围邺……赐爵关内侯。从讨韩遂、马超于潼关。……超不敢动，乃各罢。……

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迁中坚将军。太祖崩，褚号泣呕血。文帝践阼，进封万岁亭侯，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甚亲近焉。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

曹操“徇淮、汝”，许褚“以众归”，《通鉴》系于建安二年（197）九月；曹操讨韩遂、马超于潼关，《通鉴》系于建安十六年（211）八月。九月，遂、超败退，许褚迁武卫中郎将，当在此时。武卫营为曹操新建之宿卫亲军，故传称“武卫之号，自此始也”。此军将士，称“虎士”，帐内宿卫，为步兵；其来源为谯国许氏宗亲及乡里少年（也是曹操之同乡）；长于剑术，故称“剑客”。其中善战立功者众。建安末（24年，219），许褚为中坚将军，统领一部分中军。据《表碑》，延康元年（250）十月褚为“武卫将军、安昌亭侯”，其晋封爵当在曹丕为魏王时，本传作“文帝践阼，进封万岁亭侯，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在时间、爵号上似均有疏误。

帐内宿卫之事，许褚前已有典韦。同卷《典韦传》载：

陈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初平（190—193）中，张邈举义兵，韦为士，属司马赵宠。……后属夏侯惇，……拜司马。太祖讨吕布于濮阳。……太祖募陷阵，韦先占……布众退。……拜韦都尉，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迁校尉。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降，……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创重发，瞑目大骂而死。

曹操讨吕布于濮阳事，《通鉴》系于兴平元年（194）八月，典韦率亲兵数百人宿卫，始建于此。典韦战死事，《通鉴》系于建安二年（197）正月；其最后职务为“武猛校尉”（据《齐王芳纪》正始四年配祀诏）；昼则值勤帐内，夜则绕帐巡视，有宿卫之实而无其名。此为曹操创建之首支宿卫亲军。韦死之后，宿卫由许褚及其“虎士”承袭。从典韦到许褚，是曹操步兵宿卫军建立之过程，其始建于兴平元年（194）八月，至建安十六年（211）八月才正式有其名号为“武卫营”，由武卫中郎将统率。此即曹丕建国称帝之后，中领军之中坚主力武卫将军统率之本营。中坚营亦似与许褚手下之“剑客”、“虎士”有关。

四、汉建安十八年（213）五月，荀攸等劝曹操 晋爵魏公书中，所反映的邺城相府中军

荀攸等上书见《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一类为中、前、左、右四军师，为相府最高级幕僚；二类为平虏将军刘勋等领兵征战将领7人；三类以贾诩为首的军师祭酒12人，亦高级幕僚；四类是中军将领4人；五类为相府长史万潜等3人，为中级幕僚。五类共30人。以下按顺序录中军各将领职爵及姓名。

中护军、国明亭侯 曹洪

中领军、万岁亭侯	韩浩
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	曹仁
领护军将军	王图

下面按领军、护军和骁骑分别进行讨论。

(一)《宋志》称：“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志》，“汉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领军）”。建安十年五月，中领军为韩浩，此前则为史涣。卷9《惇传》称“沛国史涣”，注引王沈《魏书》：

字公刘，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行中军校尉，从征伐。常监
诸将，见亲信，转拜中领军。（建安）十四年（209）薨。

史涣沛国人，率“客”从曹操征讨，为元从宿将，任中军校尉，所领为操之中军。史涣事迹，首见于建安四年（199）四月，即与曹仁击睦固于犬城。事见《武帝纪》及卷8《张杨传》，此或《晋志》所谓“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领军之据。五年（200）官渡之战，操使史涣偕徐晃、于禁击烧袁绍粮车，见《武帝纪》、卷9《曹仁传》、卷10《荀攸传》、卷17《于禁传》、《徐晃传》。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欲征柳城，“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护军韩浩称“与君为中军主，不宜沮众”，遂从破柳城。曹操“改其官为中护军，置长史、司马”。《宋志》、《晋志》均以二人同改授，或更有所据。史涣以建安十四年（209）卒。现据纪、传、志、碑所载，列建安四年（199）四月至黄初元年（220）十一月间，领军、中领军于次：

建安四年（199）四月	领军	史涣
建安十二年（207）五月	领军	史涣
九月	中领军	史涣
建安十四年（209）	中领军	史涣卒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	中领军	韩浩
建安廿年（215）十一月	中领军	韩浩卒
		刘晔为行军长史、兼领军 ^②
建安廿四年（219）五月	中领军	曹休
		中领军
建安廿五年（220）正月	领军将军	曹真
延康元年（220）三至九月间	中领军	夏侯尚 ^④
延康元年（220）十月	中领军	夏侯琳

以上述推证及建安四年至延康元年十月领军任职者。但韩浩转任中领军，记载也有矛盾处。《夏侯惇传》注引《魏书》载，汉中平（建安廿年十一月），曹操留夏侯渊督诸将镇汉中而与韩浩俱还时说：“吾安可以无护军？”而不作“领军”。

建安十二年，改领军为中领军、护军为中护军，是为中军官名之一变。此前领军、护军，或作中军校尉，实中军之中级军官，改中领军、中护军后，由校尉为将，实升一级。延康元年曹丕即王位后又为一变，即资深者为领军将军、护军将军；资浅者为中领军、中护军。

领军将军为中军之主将，除本营外，又领武卫、中坚、中垒及五校尉诸营。此制大体完成于延康、黄初之间。此前，领军除本营之外，所领诸营，或概称为“虎豹骑”。卷9《曹仁附弟纯传》载：

初以议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纯麾下骑斩（袁）谭首。及北征三郡，纯部骑获单于蹋顿。……从征荆州，……进降江陵。建安十五年薨。

围南皮斩袁谭在建安十年（205）正月；北征三郡在建安十二年（207）；征荆州、降江陵在建安十三年（208）。注引《魏书》：

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太祖难其帅，纯以选为督，抚循得其人心。及卒，有司白选代，太祖曰：“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遂不选。

建安十五年（210）后，曹操自领“虎豹骑”。同卷《曹休传》载：

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太祖举义兵，易姓名（从吴）转至荆州，间行北归见太祖。太祖……见待如子，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宿卫。刘备遣将吴闇屯下辩，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为骑都尉，参洪军事。太祖谓休曰：“汝虽参军，其实帅也。”……进军击闇，大破之，（张）飞果走。太祖拔汉中，诸军还长安，拜休中领军。

曹休攻吴闇于下辩，时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三月。所领者“虎豹骑”，职“骑都尉”；太祖拔汉中为廿四年五月，迁中领军，其本营除史涣之“客”外，当包括原领之“虎豹骑”。同卷《曹真传》载：

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讨灵丘贼，拔之，……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别将于下辩，破之，拜中坚将军。从至长安，领中领军。

曹真、曹休都是曹操“族子”，同领虎豹骑，同于廿三年（218）率兵攻吴闇于下辩。真拜中坚将军；同于廿四年操拔汉中时为中领军。当夏侯尚、夏侯楙为中领军时，真为“使持节、都督诸军、镇西将军、东乡侯”；而休为“使持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其地位相当，经历类似。

是则“虎豹骑”组成于建安十年（205）正月或稍前；其“督”先为曹纯，曾斩袁谭、征三郡、下江陵，十五年（210）纯死，曹操自统此军。后曹氏新秀突起，曹真、曹休同领“虎豹骑”，为宿卫骑兵（与典韦、许褚之宿卫“虎士”相对）。其同攻吴闇（真还曾任中坚将军、后由褚继任），同拔汉中诸军，同任中领军。似乎可以肯定，中领军之本营，从建安廿三年时，曹真为中坚将军，领虎豹骑一部；曹休领其另一部，是否为中垒将军，值得进

一步考查。廿四年，同为中领军。中领军除武卫营由典韦、许褚原部虎士、亲兵、剑客组成外，其中坚、中垒及领军本营似均出自“虎豹骑”。前者为步兵；而后者为骑士，是曹操最精锐之骑兵宿卫部队。

(二) 护军和骁骑将军。护军和领军一样，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延康元年，定资深者为护军将军，资浅者为中护军。所不同者，定型后的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职责不同，地位较领军低；而且，它与领军不同，不是曹操新置的武职官，而与两汉护军都尉、护军中尉、护军将军、中护军有渊源关系。

根据纪、传、志、碑，我们也可以列出一个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间，护军任职人员表如下：

建安元年 (196)	护军	韩浩 ^⑥
建安 12 年 (207) 四月	护军	韩浩
建安 12 年九月	中护军	韩浩
建安 18 年 (213)	中护军	曹洪
	护军	王图 ^⑦
建安 20 年 (215)	中护军	牵招 ^⑦
延康元年 (220) 十月	中护军	“臣陟” ^⑧

中护军还是都护将军？《曹洪传》：“累从征伐，拜都护将军。文帝即位，为卫将军。”《隶释》卷 19 《魏公卿上尊号碑》，曹洪在延康元年十月职爵为“卫将军、国明亭侯”。说明曹丕继魏王位后确曾以曹洪为卫将军。《三国志》卷 21 《王粲传》载：“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阮瑀）掌书记，瑀终不为屈。”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212），曹洪为都护不得晚于十七年。又同书卷 9 《曹休传》、卷 25 《辛毗传》、《杨阜传》载，建安二十二年（217）末至二十三年，曹操遣“都护”曹洪御吴兰于下辩，使曹休、辛毗为参军；三月，超等退，“都护”曹洪置酒高会，具女伎，杨阜谏止。自建安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初，曹洪均任职“都护”，似与十八年为“中护军”不合。《续汉志·百官一》注引《魏略》称：

曹公置都护军中尉，置护军将军，亦皆比二千石，旋军并止罢。

《三国志》卷 26 《牵招传》载，建安二十年十一月，张鲁降，汉中平，“以招为中护军，事罢还邺，拜平虏将军，将兵督青、徐州郡军事”。可以推知：一是当时护军之号较杂，有“都护军中尉”、“护军将军”、“中护军”、“都护将军”、“护军”等诸名号；二是其中“护军将军”、“都护军中尉”、“都护将军”、“护军”，甚至“中护军”，常为出征临时任命，“旋军并止”。这种职能的临时性，使任职者权力因人而易，很不稳定，迨领军由曹氏新秀担任，权力扩大后，护军权力削弱，以“主武官选”为职务，地位下降而“隶领军”。但在司马师于正始五年任中护军后，权力又有扩大，“总统诸将”即是。

骁骑将军，建安中任此职者有曹仁、曹彰。《宋志》称，“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按《曹仁传》，仁为操从弟，少好弓马，汉末“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于淮、泗间”，后从曹操，先为别部司马，后“以议郎，督骑”，与曹纯类似，“常督骑为军前锋”。建安十六年末，“苏伯、田银反，以曹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将军有贾信等，见卷 14 《程昱传》注引《魏书》），讨银等，破之”。与十八年五月

《劝进爵魏公书》合。其基干士兵当为乡里“少年”，而所长者弓马，与汉李广颇相似。卷19《任城王彰传》，彰，操之子，“少善射御，膂力过人”。建安二十三年北征代郡乌丸，以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本营有长史、诸将。亦为骑兵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有长史、司马、主簿。后少见任此职者，仅卷3《明帝纪》青龙元年（233）秦朗任此职，所将亦“中军”。地位当不能与曹仁、曹彰相较。

注释：

- ① 《读史集》第252页。
- ② 《三国志》卷9《夏侯惇传》注引《魏书》：“鲁降，讷者以浩智略足以绥巡，欲使都督诸军镇汉中”，曹操不纳，“乃与俱归”，薨。而《刘晔传》，汉中平，“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
- ③ 《曹休传》：“太祖拔汉中，诸军还长安，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惇传》，“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将军，数月薨”。《公卿上尊号奏》碑，延康元年十月，休为“使持节、都督诸军事，领扬州刺史”。而曹真为“中领军”。见卷9《曹真传》。
- ④ 《夏侯尚传》：“太祖崩……迁中领军，文帝践阼，封平陵乡侯”。又卷19《陈思王植传》也载丁仪求中领军夏侯尚解脱死罪事。
- ⑤ 《三国志》卷9《惇传》注引《魏书》称：“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太祖善之，迁护军。”联系《武帝纪》，其任护军，当在建安元年行民屯时。
- ⑥ 王图其人，《三国志》及裴注，仅此一处提到，其它一无所知。
- ⑦ 牵招任中护军事，见卷26《牵招传》。
- ⑧ 见《上尊号碑》，不能确指其姓氏，事迹亦不详。

落后于时代的用人观念 ——刘表之悲剧原因探

王大胜

刘表是汉魏之际的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失败颇让人同情，值得认真反思。本文试图引进人才学观念对刘表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一探索，以求教大家。

刘表是汉王朝王室后裔，他是一个受正规儒学教育影响很深的人物。《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谢承《后汉书》云：

（刘）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

王畅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刘表的劝止之言，完全基于他对儒学的认识。显然，他是儒学的拥戴者和实践者。汉季党锢之祸中，他同正直的士大夫一道，站在反宦官斗争的前列，号为“八俊”之一。张璠《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绪恭、刘祗、田林为八交，或谓之八顾。”《汉末名士录》亦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中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渤海苑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张俭字元节、南阳岑晊字公孝为八友。”^①《后汉书·党锢列传》把刘表列为“八及”之一。认为“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俊者，言人之英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从这些解释可知，无论是八俊还是八交，或是八顾、八友、八及，皆是时人对品德高尚、能引导人们追随儒家理想的一代英俊的褒扬，也可见刘表其时在士大夫中是有口皆碑的人物。党祸中，刘表也受到迫害，“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②一旦党祸解禁，刘表又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直到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三国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刘表以其才能、德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他将以其儒家理想在荆州一展宏图。

这么一位正直、有抱负的士大夫何以成为汉魏之际天下大乱的牺牲品呢？陈寿曾盖棺定论地认为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③。这种评论不仅有表面化的嫌疑，而且对刘表平定、治理荆州时的所作所为来说是极其错误的。《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曰：

刘表之初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术屯魯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表初至，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賊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之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賊帅多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荊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白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这则史料较好地显示了刘表的才能。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被任命为荊州刺史时，面对的是一个大乱将至的荊州，刘表单枪匹马赴任，表明了他凭自己的才能治理好荊州的决心和信心。他吸纳了蒯越的建议，定下了先平宗賊，稳定荊州内部的计谋，这是平定江南的重要的一环。对待不同的宗賊，刘表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誘”，有“袭”，有“说降”，有“斩”，有“授”，分而击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荊州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处理好宗賊问题后，不仅“江南悉平”，且“诸守令，闻表名，多解印绶去”^④。这里，关于刘表问计、决策、调遣几个环节的描写丝丝入扣，出神入化，让人回味，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刘表的智勇双全的大将风度，全然没有“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影子。

刘表入主荊州后，曾遭到一次较大入侵。初平三年（公元193年）袁术与孙坚共袭刘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⑤刘表抵御住了外来入侵，更加牢固地控制了荊州。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张济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⑥张济从子张绣在收众而退之后，刘表自责之下，“遣使招绣，绣遂屯襄阳，为表北藩”^⑦。刘表以儒家长者的面孔出现，成功地稳定了张绣，使之成为“北藩”。

在稳定和治理荊州的过程中，刘表重用了大批有才之士，其中有“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⑧的蒯越，有“瑰伟博达，有知人鉴”^⑨的傅巽，有“少好学，贫不改操”^⑩的韩嵩，有“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⑪的刘先，有“以才干称”^⑫的李严，以及韩暨、蔡瑁、黄祖、黄忠、向朗、伊籍等，这些人大多是集当地大姓与人才于一身。刘表依靠他们内治荊州，外拒入侵，不仅牢固占据了荊州，而且把荊州治理得如太平盛世一般，“刘表为牧，民又丰乐”^⑬。《后汉书·刘表传》云：

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荊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賊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猾

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

这则史料更为详尽地记载了荆州治理的情况，刘表的确大展其弥乱、治民之才，使荆州成为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战乱中的一处天堂。

这么一位有作为的人才，却血食难继，原因何在？

《三国志·裴潜传》载：“（潜）避难荊州，劉表待之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裴潜所言道出了劉表失败的根本原因。

劉表占据荊州的时代，劉氏王朝已名存实亡，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劉牧非霸王之才”，大约是指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和平时期，还未跟上时代的步伐。“霸王之才”显然不是指在劉表思想深处打上烙印的儒家的那一套东西。在一个“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仅靠儒家思想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使得有见识的人才在预感到天下将乱的同时，也发现儒学所倡导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政治离现实太遥远，正如湯一介先生所指出的，怀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企图把他们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于现实社会，来转化现实的政治，但结果不仅不能改变现实政治，而且他们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往往被用作粉饰现实的工具”。许多对现实社会怀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才不甘堕落，继续探索救图救民的道路。他们首先试图从知识构成上寻找出路。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写道：“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得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务，不肯专儒。”^⑩人才们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治学之路，不再以死记硬背为要，不再满足于空洞的说教，而转以博识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培养自己政治、军事乃至经济的实际能力，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在重视才能学识的汉魏之际，不仅看重‘学’，更看重‘识’，不仅看重‘才’，更看重‘能’。”^⑪人才们形成了脑能思、口能辩、提笔能写、挥兵能战的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实用为指导，迅速而扎实地完成了由和平型人才向战乱型人才的转轨。而劉表虽以西伯自居，但无“经远之虑”，又不愿介入纷争，希望“保江淮间，观天下变”，^⑫以坐收渔人之利。韓嵩对劉表这种态度颇有微词，曾指出：当今“豪杰并起，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⑬希望劉表加入争霸战争，因为观望不能使荊州最终逃避战火。

“观天下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有其合理的一面，关键是对“变”的对策，是观天下变而已变，还是观天下变而不变。如果认准了时机，适时加入争霸的行列，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如果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视“他变”而“己变”，便是一种消极的变了。不幸的是，劉表选择了后者，对局势采取了一种静止的对策，不知变通，以致坐失了许多大好时机。

劉表对当时的几大政治集团，从表面上看没有倒向谁，但实际上他是有倾向性的。在伐董卓的战争中，“（袁）绍……南连劉表”，^⑭可知劉表是倾向于当时最有实力的两大势力之一的袁绍的。但在袁曹争霸中，劉表却始终未出兵攻击曹操。袁绍死后，其二子谭、尚争权，劉表虽遣书劝譚、尚和好，共抗曹操，^⑮但即使到曹操倾全力攻譚、尚之时，劉表也未采纳刘备的建议去攻击曹操空虚的老巢。《三国志·荀攸传》云：“（建安八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争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请救，太祖将许之，以问群下。群下多以为表强，宜